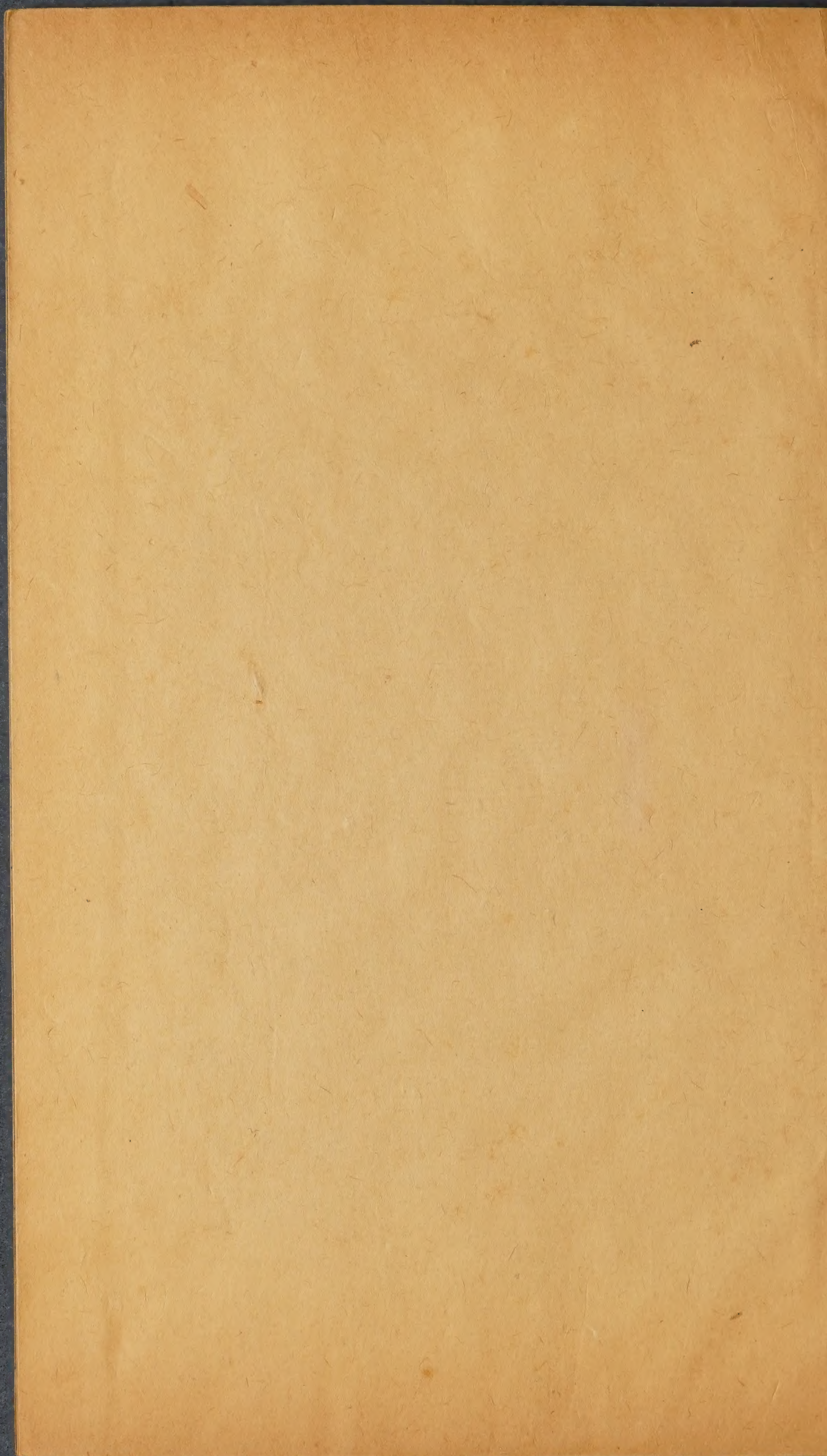


古文奇賞卷之七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西漢議禮之文

公孫臣上書　國

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

袁盎規慎夫人同坐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世代不刊之典

申屠嘉議文帝廟樂奏 景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

按景帝元年立孝文廟樂舞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帑不誅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
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
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
施於萬世永永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

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又按文帝議除收孥詔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議賑貸詔曰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議佐百姓詔曰將百官之奉養或廢亡用之事或多歟告和親詔曰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未央宮遺詔曰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悲之有及諸詔書皆以孺赤心吐金石論嗚謙貞吉於鑠哉稱昭德之舞矣○又按文帝賢良策問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
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正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
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
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
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
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於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至哉言也故门君之仁者善養士○又李將軍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

其愛材如此。文帝聖主也稍信禨祥而治亦少衰太史公微意葢如此

倪寬正朔服色議 武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

張敞上寶鼎議 宣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
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
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
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襃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
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
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
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

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

匡衡封殷後議 元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辠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議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

孔子世爲湯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詔葢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

韋玄成等罷郡國廟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孫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亡修臣請勿復修

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閔焉○又罷初陵勿置縣邑詔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

韋玄成等毀廟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

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亡復修

韋玄成孝文孝昭太后寢園奏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旣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匡衡議郊祀奏 國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嚮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取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

建始二年郊報詔曰乃者徙泰后土於南郊北郊
皇天權應神光並見三輔長吏共張繇役之勞

匡衡等郊祀再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八人言當徙之義皆者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

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於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北郊為萬世基 宏大

匡衡甘泉泰畤壇議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享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

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稾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匡衡五時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
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

劉向請興禮樂疏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絶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儉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向父子之議率如此可謂守祖之儒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園書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何以永年傳於亡窮

平當請興雅樂疏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

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聳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王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比歆議立左氏書更簡而勁

劉輔諫立趙倢伃書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莫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以爲桂里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匹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

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

死唯陛下深督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袁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

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生

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二年 家之 親親 尊尊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承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叙漢武比周宣須從先代說起

共皇也。

孔光等請定迭毀議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兵以除害
可祀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强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粤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兵以振恥可祀

破虜一意撫民可祀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亾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亡事斥地遠境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矦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

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安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按元光五年武帝策諸儒制曰蓋聞上古之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

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麐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太

計效宏濶開封禪之漸矣太史公曰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候人入海求蓬萊終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師丹上哀帝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北下變動政事卒暴
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
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
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聾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
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安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以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西漢皇太子之文

四皓說建成侯 高

四人相商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

使太子將之此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只用前論必易夷乃令太子將此屬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后如四人意

大臣謀立代王 [應]

朱虛侯首先斬呂產于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于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中尉宋昌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

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地犬牙相制此所
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
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
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
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
琅琊齊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鼂錯請教皇太子以術數覩于戾太子之事言非不讐不可訓矣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有司請建太子奏 [文]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賈誼早諭教與選左右尽之也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武]

御史臣光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埜亾以報乃敢惟宅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亾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

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見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

顯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斷絶續蕭文終之後於鄼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戸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大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早立有功）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禮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褎有德外

討彊暴極臨北海西奏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月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
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
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
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
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始請立繼再請立此日擇日朝廷之事莫 大于此

戾太子謝江充書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聳之以教勑亡素者惟江君寬之

趙王彭祖訟太子丹書

充逋逃小臣苟爲奸譎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盛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
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
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
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
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
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
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
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
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霍光請立病已奏　詔

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丙吉上霍光奏記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蚤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服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廷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才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蓍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

幸甚

定陶王謝書 成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帝每留神藩國河平三年慰楚王詔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今離於惡疾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爲國者將何勗哉益封廣戚縣四千三百戶○又[illegible]東平思王

詔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其復所削縣如故○谷永請勿治梁王疏爲宗室刷汚亂之耻可謂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布德意甚盛矣

西漢藩國之文

趙王餓歌　高后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矦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埜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材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

報仇召趙王至邸弗予食其羣臣或竊餽輒議論之

厲王報仇請罪 [惠]

洲奇語批

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旹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亡罪呂后殺之辟陽矦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郎位易矦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矦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張蒼等劾奏不用漢法及所置吏）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赴矢石埜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爲父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亡與其禍不

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
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辠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
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
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吳王濞約膠西王卬書 景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亡已因以此發謀

欲舉事念諸侯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于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于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辠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

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
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
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
埶動
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
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

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利誘）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盜亦有道）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如此情事可為條暢嚴明直爽行七發以典窠宿謂之何哉

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倉敖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枚乘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莋西南夷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

朝羌莋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鼂錯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而有隱匿之名僻在東南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方軌而輸雜出貢賦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吳王府藏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
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
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
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
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
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張羽韓安國將北地在吳軍之北弓高頹當侯韓

宿左右軍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

大王孰察焉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鬭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

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悼惠王六子望於惠后城陽王喜顧

於盧博（齊非王治處）三淮南之心（厲王三子）思墳墓大王不憂

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戰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粮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

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

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

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趙后分爲三武力鼎士舉鼎之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襃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引事段段
有結總之
言忠而無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事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信而見明

白於日至豈足道哉總是言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之意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即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亾

忠而死報

燕新故

燕新故

前已略提後復詳說亦是文字一法與黃歇上秦書同

慫嫉妬之不容則氣慮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亡美惡入宮見妬士亡賢不肖入朝見嫉燕新故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搚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倒蓋而故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

以賦体爲文体非体也喜其大有関鎖故氣格不走

旨頭而新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稍重上百里寧戚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

史記作骨肉出逐

上原無朱象管蔡怨漫出对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懲有功之受禍則寧禍

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矣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伯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胆施德厚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

白頭如新傾蓋而故

傾蓋而故

逸思奇態啟人意表

復說一遍更有味

之客可使剌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自此至末總言无因而結怨見客而背功之意）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何則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秖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

德川之必
由己先容則
字隱

不丶先丶容丶不丶親

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今

先容而生禍無因而建功

必丶先丶容丶乃丶親

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

貴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埶之貴

積重禮義不苟取比周

固而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孫月峰評其意悽愴其詞瑰瑋其氣豪宕真千古奇作雖使字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爲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

鼂錯說上削吳書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太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

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史記无其字）

六年減笞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又曰笞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不敢于笞而敢於殺失刑之中歟〇龜策傳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劍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行乎

言言事不全至身而攣當昔不利又爲事賢此亦

智囊之鑒

吳王發兵令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吳王遺諸侯反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亾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

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勑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切之以兼

艶之以利

以金錢誘人其人不久矣○藩國之文自有體無論反書即如中山靖王聞樂對自比文王孔子爲又稱兄何其無禮

莊芷告淮南陰事書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

膠西王端淮南辠議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

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赦
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它贖死
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主父偃推恩疏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
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
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帝所謂璺畄除害耘粗海內如何可也

恩分子弟以地戾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燕王旦爲丁外人求爵書 昭

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

燕王旦今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誰欺平

燕王請宿衛疏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

涉呼楚澤近卯作亂内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攺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匃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

東漢多借爲兵端

王吉戒昌邑王書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吉疏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又曰恩愛行義纖

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耷非國家之福也

張敞諫昌邑王書

孝昭皇帝蚤崩亡嗣大臣憂思選賢聖承祖宗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霍光廢昌邑王奏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内

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蚤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洩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

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
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
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
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
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
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
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

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
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
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
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
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
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張敞條昌邑王書 宣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
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

物市買朝納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詧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珮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

子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姬

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眷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眷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許皇后上成帝書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妾尚貴

時猶以不急事擾人斯言也何其不自斂制

淮陽王欽復報張博書 元

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王鳳為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成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何武論內史奏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令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

漢法之得行於藩國賴相如此

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方賞移梁傅相中尉書 [哀]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郎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亾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
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
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

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天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亾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彼群枉之聚西漢最頭白

引詩書春秋易論語凡二十二絕無架疊一篇最在文字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叅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姧邪塞私權廢矣

劉向條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埜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旹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

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辠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

遥應衆賢和于朝二句

想得妙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

五山林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蝝螽螟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與衆者共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
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

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十四引

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昔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十五引

十六引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重提翻案妙甚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十七引）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閒故（十八引）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十九引）易曰龍飛在天大人

爲戒以上皆一一應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致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

前漢人論事多如此

確論

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異災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直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論星孛山崩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惡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亦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

月薆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于東都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亾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
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
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
而復説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
猶須口説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京房上封事　冠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不猶勝之劾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京房冀奉皆諳陰陽房云試弟子不若試師奉云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亡乃自多乎哉

翼奉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

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物雖衆何聱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杜欽日食地震對 咸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

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旹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亾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昬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谷永復上災異疏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鬻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亾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亾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星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

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復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

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
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
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
誅卽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
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

按成帝亦似能文知學之主如陽朔二年勸農詔
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
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
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是知急農桑也○永始四年勅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亾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以漸禁

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是知砥礪風俗也○綏和元年立太子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亾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是知天下大本也○復東平制

地詔曰惷𢌿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𢌿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是知恤藩國也○賜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北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奸朋黨

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相更嫉妬其咎安
在觀君之治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
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
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
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
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
羊增益鹽鐵更變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
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
月復奏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亡忠
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

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逃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討塞絕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彊食慎職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是知察下也○報許皇后書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貲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食大自漢興日食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褒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有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與廢氣於後宮視后妾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

繼嗣之微賤人蔣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覺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於樹埜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

必號而亾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震於岱宗之山甚可思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食東井轉旋且索與既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是知災禍之本也惜乎飲醉吏民之家亂妳女寵獄與炮烙陵寢宮室一旹並興而漢祚迄以不振矣

谷永黑龍見對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巳未

下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
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
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
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辠是宗是長
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
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
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
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亡

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人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

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淆無別閔
免遁樂晝夜在路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亾是以明
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
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
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
起邑並治宮館大興徭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
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
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

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飢饉仍臻流散宂食餓死於
道以百萬數公家亡半年之畜百姓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亾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
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
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統之主七
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于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降亡繼嗣之
福有危亾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雜異此上天之威怒深思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
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
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
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
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
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
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
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
以次貫行固執毋違夙夜孳孳婁省毋怠舊愆畢改

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王章日食對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

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
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
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
也前丞相與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
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
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
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
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
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
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王音雉雊奏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王音雉雊對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謟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漢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于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

李尋金石之筆漢家有數文字

其災異尚可消也

李尋災異對 [哀]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像而至臣謹條

尋必知名

日初出出後日中日入以日視主

陳所著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

論月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辠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雖陛下執乾剛之惪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星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

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
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
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
賢士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
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
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
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
仰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
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不有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旹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
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旹當效於四仲
四旹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
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虎帝順四時月令詔令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數

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旹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旹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溫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旹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旹不得也易曰旹止則止旹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

○論水溢

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之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論地震

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叛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

與○于○根○而○灾○異○全○是○此○意○

若經宋人手三語必衍上言

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亾柱幹之固守闕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後日日

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

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爲人主爲人臣豈可不日讀數遍○尋之談天讓之談河漢文未易屆指行能亡異不通一藝博士亡文雅者皆就南畝廟堂之上恐虛亡人耶分文析字煩言碎詞保殘守缺挾恐見破學校如此仕宦可知漢猶爾也後則如何

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

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轉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乃繁盪溢滌流彗乃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皆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輩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鉄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敵王望可與圖之。

王嘉應天對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何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易林天下奇書也嘗析數語與好奇者商之或有願覩其全與太玄並讀者

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焦貢易林

目瞤足動喜如其願舉家蒙寵　乘龍上天兩蛇爲輔踴躍雲中游觀滄海民樂安處　河伯大呼津不得渡船空亡人往來亦難　爲季求婦家在東海水長亡船不見欣歡　衹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　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名氏翁不可

知　蚕凋被霜花葉不長非昔爲事家受其殃　山
林麓藪兆人所有鳥獸亡禮使我心苦　佩王藻令
亡所繫之旨酒一盛莫與笑語　教羊牧免使魚捕
鼠任非其人賁日亡功　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
如麻流血漂櫓皆知其母不識其父　桑葉螟蠹衣
弊如絺女工不成絲布爲玉　子鉏執麟春秋作陛
元聖將終尼父悲心　孤翁寡婦獨宿悲苦目眥耳
鳴亡與笑語　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
不來　土與山連終身亡患天地高明萬歲長安
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　灼灼泉

淵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然　寄生亡根如過
浮雲立本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朝生夕死名曰
嬰兒不可得祀　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
驚不危　望驥不來拘蹇爲憂雨驚我心風感我鄉
斂教勁疾如猿升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秋風牽
手相提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魚如白雲一國
獲鱓　龍隅求泉置雲影從河伯捧觴跪進酒漿流
潦滂滂　火雖熾在我後寇雖多在我右身安吉不
危殆　與福俱坐畜水備火終亡災禍　視日再光
與天相望長生懽悅與福爲兄　江河淮海天之都

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晨風文翰隨旹就溫雌雄
相和不憂殆危　多虛少寔語不可知尊空亡酒飛
言如雨　登堦上堂見我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鴻鵠失珠亡以爲明　蛸飛
蠕動各有配偶小大相保咸得其所　陽不制陰男
失其家　顏小失大福逃墻外　隋和重瑤衆所貪
有相如睨柱趙王危殆　東門之墠如廬在坂禮義
不行與我心反　皃遇稻脯甘樂饑餉雖驩不去
醜假誠前後相違言如虀咳語不可知　四馬共
轅東上高山騂驪同力无有重難與君笑言　堯飲

尸祭再拜上酒禮樂所豐可以安處保我淑女　織
縷未就鍼折不成女工多態亂我政事　千雀萬鳩
與鷄爲仇威埶不敵雖衆亡益爲鷹所擊萬事俱失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乾以坤利季生六子長大成就
風言如母不利爲咎　六翮長翼夜過射國羿氏亡
得　大紂之子百僚共母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
以庶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西都小女未
有所許志如委衣不出房戶心亡所處傳母何咎
三奇六耦各有所主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
民悅以喜　蝦蟆羣聚從天請雨雲雷集聚應時輒

與我其所願　履行素德幸蒙祚福與堯侑食君子
有息　陸居少泉山高土雲車行千里塗不污輪滑
我爲怨　門燒屋燔爲下所殘西行出戶順其道理
虎卧不起牛羊歡喜　雖單獨苦歸其本巢羽毛憔
悴志如死灰　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栖水起來歸
其母　大推破轂長舌亂國床笫之言三世不安
耕石不生棄禮亡名縫衣失針襦袴不成　燕雀衰
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寡位獨
處　乘風爲僑與飛鳥俱一舉千里見吾愛母日月
之塗所行畏難亡有患悔　三祇七襄象土積考使

鵻求婦頑不我許　剛柔相呼二姓爲家霜降既同
惠我以仁　和氣所生物皆不朽聖賢居位國無凶
咎　河伯娶婦東山氏女新婚三日浮雲酒雨躡
華巔觀浮雲風不搖雨不薄心安吉患無咎　愛子
多材起迹空虛避害如神水不能濡　養鷄生鶵畜
馬得駒明堂太學君子所居　伯主東行與利相逢
出既遭時孰不相知　南東其戶風雨不處賤晚仁
人父子相倮　明月照夜使暗爲晝國有仁賢君
于故　烏孫氏女深目黑醜嗜欲不同過昔無耦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鷄鳴樂從　鷄鳴同

舉思配無家執佩持鬼莫使致之　敝鏡亡光不見
文章少女不嫁棄于其公　履不容足南山多葉家
有芝蘭乃無病疾　雨師娶婦黃岩季子成禮旣婚
相呼南山膏潤下上年歲大有　鬼舞國社歲樂民
喜臣禮于君子孝于父　十雉百雛常與母俱抱鷄
搏虎誰肯爲媒　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
其都市憂悔無咎　破筐敝筥棄捐于道不復爲寶
遠視千里不見所視離婁之明亡益于耳　牛耳
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潰潰　濟深難渡濡
我衣袴王子善灌決亾他黄　龍渴求飲雲黑景從

河伯捧醴跪進酒漿　霜梅零蔕心思積憤亂我雲

衣　麀求其子虎盧之西唐伯李耳貪不我許　穿

匏把水搆錢燃火勞瘦力竭飢渴爲禍

古文奇賞卷之七　終

有之蘭乃無病疾　雨師娶婦黃岩季子成禮旣婚
相呼南山膏潤下土年歲大有　鬼舞國社歲樂民
喜臣禮于君子孝于父　寸莛百雞常與母俱抱雛
搏虎誰肯爲媒　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
其都市憂悔無咎　破筐敝筥棄捐于道不復爲寶

